



一、前言

2024年12月8日敘利亞武裝反對派攻入首都大馬士革，總統巴夏爾·阿塞德（Bashar al-Assad）逃往莫斯科，前總統哈菲茲·阿塞德（Hafez al-Assad）於1970年擔任總

統，在位期間30年，接續由兒子巴夏爾接任，

父子統治敘國超過半世紀，終於垮台，大馬士革出現新局。莫斯科與敘利亞，特別是與阿塞德家族的長期聯繫，使俄國活躍於大馬士革。俄總統普丁（Vladimir

Putin)

於2015年介入敘利亞內戰，當時西方國家力圖

推翻阿塞德

，但克里姆林宮派遣俄軍，支援陷入困境的阿塞德

政府，使其穩住江山。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，當初派兵介入敘利亞，不但成功進行了軍事行動，且未引發國際上重大的外交反彈。在戰略上，克里姆林宮藉由軍事介入敘利亞，成功擴大了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。

俄羅斯與中東的關係，向來是克里姆林宮（Kremlin）引以為傲的外交成就，莫斯科在中東地區奉行「等距離」（equidistance）政策。這種策略使莫斯科得以塑造為「坦誠的調停者」形象，與相關各方建立建設性關係。舉例而言，俄羅斯的外交官既與以色列人接觸，也和巴勒斯坦人會面；並在土耳其人與庫爾德人之間斡旋；同時亦與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穆斯林建立聯繫；另外，同步維持著與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對話。此外，雖然俄烏戰事尚在如火如荼地進行，但莫斯科外交官仍穿梭於中東，除了提出願意充當以色列與敘利亞之間的中間人，並提議在以色列與敘利亞邊境，由俄方提供中立的部隊，以緩解兩國的緊張局勢。

本文旨在探討阿塞德政權垮台，敘利亞變天對俄國造成哪些衝擊？又莫斯科面臨的主要挑戰為何？

本文先剖析為何俄國不像2015年，力挺阿塞德政府？其次，從軍事、經貿以及非洲等三個面向，分析敘利亞改朝換代，對莫斯科的衝擊。第三則是探討莫斯科如何繼續保有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

。

二、俄國軍事資源的侷限性

為何俄國不像2015年，力挺阿塞德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可分兩個面向來看，面向一，俄國軍力不堪負荷。同時應對烏克蘭戰爭與敘利亞的內戰，使俄羅斯軍事力量面臨嚴重的超負荷。俄烏戰爭的戰場在東歐，而敘利亞戰事則在中東，這兩場軍事衝突，不僅屬於高強度，且是同時間、跨洲在進行，暴露出莫斯科在維持全球戰略目標的極限。同時應付兩個戰場，顯已超過俄國軍事力量的承載，使得俄國必須調整戰略目標，迫使克里姆林宮在多個戰區，做出艱難取捨。面向二，俄羅斯國內的經濟情勢，限縮對外擴張的投射能量。隨著戰爭時間拉長，再加上西方經濟制裁，造成俄國經濟壓力加劇，可能引發民眾對克里姆林宮介入外國事務，愈發不滿。儘管普丁對俄羅斯的掌控依然穩固，政權仍具高度控制力，但長期的資源消耗與日益升高的不滿情緒，可能削弱其政權威信，進而動搖國內穩定，最終影響莫斯科的軍力對外投射的力道。

三、衝擊俄國在敘利亞的軍事布局

普丁力挺的阿塞德

垮台後，首當其衝

的影響是，俄國在敘國的軍事部署。

普丁於2015年派兵援助阿塞德

政權，使莫斯科得以掌控敘利亞西北部，該地區原是反對派的主要據點。通過大幅擴建於塔爾圖斯（Tartus）的海軍基地，並獲得許可在拉塔基亞（Latakia）省的赫梅米姆（Khmeimim）建立空軍基地，俄羅斯成功確立了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力量，從而強化俄國的軍事投射力量。塔爾圖斯海軍基地對俄羅斯海軍而言，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，因其是俄軍在前蘇聯勢力範圍外，唯一具規模的海外軍事設施。此外，因該海軍基地濱臨地中海，倘若俄、土關係惡化，土國封鎖博斯普魯

斯海峽 (Bosporus

Strait)，俄羅斯海軍及其補

給線將不至於完全被封鎖在黑海之內。阿塞德

為感念莫斯科

的軍援相挺，於2017年延長

塔爾圖斯海軍基地的租約為49年。然而，阿塞德

的垮台，使得俄羅斯在敘國的軍事基地，前景不明。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(Sergey

Lavrov) 曾表示，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地位，將是俄國與敘國新政府談判的主要議題。

四、衝擊俄國在敘利亞的經貿布局

敘利亞在阿薩德主政時期，俄羅斯是其主要的糧食進口來源國。但由於敘國新政府的不確定性，

莫斯科已經暫停向敘利亞供應小麥。然而，就在

敘利亞變天之際，烏克蘭隨即釋出善意，總統澤連斯基 (Volodymyr

Zelensky

y) 於12月27日宣

布，向飽受戰亂之苦的敘利亞人民

，運送首批糧食援助，其中包括500噸麵粉。烏克蘭為

全球穀物的出口大國，傳統上烏克蘭也向中東國家出口小麥和玉米，但未向敘利亞出口。未來敘

國新政府是否會轉而從基輔進口糧食，減少或甚至終止從俄國進口，則有待觀察。另外，俄羅斯

能源企業雖已獲得在敘利亞沿海地區的油氣田的開採許可。然而，大馬士革新的執政團隊上台，

對於阿塞德政府先前同意的開採合約，是否會重啟談判，甚或取消，亦仍待觀察。

五、衝擊俄國在非洲的布局

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垮台，不僅意謂俄國在中東地區的挫敗，亦凸顯了俄羅斯在維持全球影響力戰略上的脆弱。同時在心理層面，打擊非洲撒哈拉地區的俄國盟友的信心，「疑俄論」於焉而生。舉例而言，在布吉納法索(Burkina Faso)、馬利(Mali)或是尼日(Niger)，渠等國家的軍事政權，看到莫斯科的退縮態度，對俄國的可靠性，產生質疑。這些軍政府的領導人，對普丁的信心產生動搖，他們內心忐忑，普丁是否也會撒手不管，自己成為下一個阿塞德。

此外，俄軍在敘國的

塔爾圖斯海軍基地以及赫梅米姆空軍基地

，不但是俄軍

在

東地

中海地區

的立足點，並可當

作運送武器裝備前往非洲的樞紐，用

以支援俄國在北非、撒哈拉以及中非

的軍事行動。這是由於俄國的

大型軍用飛機無法從俄國境內直航到非洲，而赫梅米姆空軍基地恰可作為中途停留，進行加油運

補的中繼站。因此，一旦俄軍無法保住在敘國的空軍基地，勢必影響未來在非洲的軍事布局。

六、俄國面臨的挑戰

如何繼續保有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，無疑是莫斯科面對大馬士革新政權的最大挑戰。據俄羅斯副外長鮑格達諾夫（Mikhail Bogdanov）透露，俄羅斯正與沙姆解放組織（Hay'at Tahrir al-Sham, HTS）展開「建設性」會談。沙姆解放組織是一個伊斯蘭主義反叛組織，曾領導反阿薩德（anti-Assad）武裝力量推翻阿薩德總統，並掌控現有政權。鮑格達諾夫並表示，會談的目的就是要確認俄羅斯的軍事存在。

目前有三項因素，有助於俄國達成保有軍事基地的目標。首先是，這兩處基地設置的目的，莫斯科主張，當初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打擊恐怖分子和「伊斯蘭國」（ISIS），但時至今日，反恐行動與對付伊斯蘭國殘存勢力的鬥爭，尚未結束。換言之，俄方試圖說服敘國，軍事基地仍有存在的必要。其次是，就沙姆解放組織而言，該組織對與莫斯科建立關係，並擱置過往與俄羅斯的對立，有一定的興趣。再者，西方政府儘管因種種理由，對沙姆解放組織的正當性，仍舉棋不定之際，克里姆林宮或可趁機盡快承認沙姆解放組織的統治地位，對新政權釋出善意，俾利於日後雙方的談判。第三是，土耳其因素，由於

土耳其正是沙姆解放組織背後的支持者，安卡拉或許能夠利用影響力，勸說沙姆解放組織允許俄軍繼續駐紮，以符合自身的利益。若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

Trump）

放棄撤出美國在敘利亞東部的小型特遣隊的承諾，則土耳其會樂意見到俄羅斯持續的軍事存在，因將有助於制衡美國的存在以及以色列的影響力。土耳其總統艾爾段（Recep

Erdogan

）也許希望透過與莫斯科的合作，增強土國在敘利亞東部對抗庫爾德人（Kurds）的力道，該地區的庫德人仍舊得到美國的支持。

七、結語

普丁提出的恢復大國光榮的願景，就是莫斯科要在國際舞台重拾榮光。敘利亞位處東地中海的地緣戰略中心，進入敘利亞不但可重塑俄羅斯在中東的主導地位，更是俄軍前進非洲的戰略樞紐，因此即便阿薩德已下台，莫斯科仍會想方設法，建立與新政府的關係，以期繼續發揮其軍事和政治的影響力。

反阿塞德武裝力量係由相互競

爭的派系組成，分佈在敘國各地。

當今敘利亞新政權的未來，仍有諸多不確定性，因此尚難斷言俄國與敘利亞關係的發展。然而，倒是有一點可以肯定，就是普丁不會輕易放棄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，倘若普丁失去在敘利亞的海、空軍基地，意謂莫斯科在中東的重大戰略挫敗。這不僅會損害俄羅斯作為大國的聲譽，同時也會削弱普丁在國內的政治聲望。

作者 魏百谷 為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